

互联网改变了世界,爱心通过它创造了奇迹。

互联网上的童话

柯云路

拍下了那些鞋子。

2006年12月11日晚,毛老师将孩子们脚上“张开了嘴巴的雨鞋”“没有鞋后跟的胶鞋”“用红头绳勉强绑在脚上的烂鞋”和“根本不对称也完全不合脚的破鞋”一一发在网上,同时写了孩子们生活与学习的窘境,帖子名为《学生“走光”,我哭了》。

短短几天,帖子被网友们转发到各大网站、论坛和博客上。2006年12月24日,毛老师意外地接到镇邮电所的通知,叫他去领包裹。那是网友们自发捐赠的,8个箱子里装着送给孩子们的33双新鞋和33双新袜子,还有许多衣物。

第二天恰逢圣诞节,学校里的孩子们全都换上了新鞋新袜,每个人都有了两套新衣服。

事情至此只是刚刚开了个头,一位媒体工作者看到毛老师的帖子后向同行推荐,新浪网更是把整个帖

子放到了博客首页,仅一天时间点击量就达到18万次,留言2000多条。无数网友的心被这些泥泞中的小脚牵动,大量包裹和信件涌向这所山村小学。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个包裹同时到达,致使当地邮电所的工作面临瘫痪。

在一个包裹里,除了赠送的衣物,还有一封信,信中写:“亲爱的孩子们,我们从网上得知你们的生活现状,我们的心被深深触动了。生活在上海的我们只是一群平凡的公司职员,每天在宽敞明亮的写字楼工作,我们对生活的期许已经慢慢变得麻木而现实。你们生活的那种环境曾经是我们满足猎奇心理的好去处,直到看到你们的鞋子、衣服和眼神,我们才了解了生活的另外一些面貌。”

毛老师将全校的孩子们集合在一起读了这封信,然后问:“今天有那么多人

在帮助我们,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大家的帮助?”

孩子们齐声回答:“爱!”

毛老师说:“对,这是最关键的,也是那么多好心人寄东西来让你们感到温暖的一个初衷,你们要如何报答他们呢?”

孩子们说:“取得优异的成绩。”“长大以后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助,而是自己去帮助别人。”

孩子们回答得真好。希望这些孩子记住童年时代这段温暖的经历,并且化为长大后帮助别人的动力。

到目前为止,这所小学一共收到6000多个包裹,2万多件衣服和文具,全镇近3000名学生,2万多名群众分到了捐赠的衣物,而仓库里待发放的衣物还可以让几千人得到温暖。

互联网改变了世界,爱心通过它创造了奇迹。

摘自《金陵晚报》

虚张声势退敌兵

确定匈奴攻击的重点是否就是云中。因怕影响邻郡防务,廉范没有请求增援。

然而,匈奴这次进攻的重点正是云中。随着敌兵攻势越来越猛,云中兵力很快难以抵挡。

一天夜里,廉范命令

军营里所有士兵都点燃火炬。通常火炬都是一头点火,一头手持,廉范发明了“十字火炬”,一头手持,三头点火。他让士兵们分散开来,这样匈奴兵远远望去,廉范手下士兵一下子增加了两倍。匈奴兵以为

对方增援部队已到,十分恐慌,攻势顿时减弱。

天亮时分,匈奴兵开始撤退。廉范趁机发起进攻,匈奴兵没料到汉兵会反击,一时手忙脚乱,争相逃命。在汉兵猛烈追击下,匈奴兵大败而逃,从此不敢再犯云中。

摘自《一生要懂得350则智慧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一次,这个“天才疯子”在植物园和橘子花说悄悄话,管理员看他神情诡异,便过来问他名字,他一脸迷惑地说:“如果你能告诉我我是谁,我会多么感激你啊!”

大哲学家有大个性

80岁不出故乡

一步的康德

世界上的大哲学家几乎个个都游历丰富,见多识广,惟独被称为“德国哲学革命的先驱”的康德是个例外,1724年出生的他活了整整80岁,却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故乡哥尼斯堡一步。康德有42年的工作时光是在讲台上度过的,他上的课多达十数门,除了和哲学相关的课程外,还有矿物学、教育学等,甚至还有“要塞建筑术”和“烟火制造术”。

他一辈子没有结婚,过着单身而循规蹈矩的呆板生活,每天定时起床、喝咖啡、写作、讲学、吃饭、散步,守时严格到分秒不差,比闹钟还准时,以至于邻居都可以按他的行踪来对钟表。康德饭后散步的习惯风雨无阻,平生只破例过一次,那是因为被卢梭的《爱弥尔》所吸引而读了一口气读完。正因如此,海涅评价康德说

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。

康德的著作文字艰深,大量使用抽象的专用名词,面对别人的批评,他说:“文章能够写得复杂不是更好吗?又何必力求简明来迁就读者呢?”

“木头人”黑格尔

黑格尔被誉为“美学上的金字塔”,但是他在耶拿大学做编外讲师的时候却是有名的“木头人”,他盛年驼背,瘦削的脸上始终是严肃的表情,思考问题的时候经常发呆,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竟会让他在原地呆上一天一夜。散步时下雨来他他浑然不觉,一次散步回家时才发现一只脚上居然鞋子不见了。

黑格尔不善言辞,上课经常翻阅笔记,费劲地字斟句酌,结果是浅显的东西他越讲不清楚,学生于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木头人”。更好笑的是,他经常记错时间,在别人的上课时间走进教室,打开讲义就开始了

课,让师生们哭笑不得。也正因此,选修他课的学生最后落到只有11人。校方也对他很不满意,连副教授的头衔也是歌德出面才帮他争取来的。

但黑格尔来到柏林大学后却备受推崇,后来还被提升为校长,其黑格尔主义风行一时,年轻的叔本华不服气,自负地要求和黑格尔同一时间上课,并大骂黑格尔是“江湖骗子”,说其哲学“四分之一是胡说八道,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”,但叔本华最后惨遭失败,听他课的学生最多时只有3个人。

“痛苦动物”叔本华

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,他自命为“痛苦动物”。他从小厌恶轻佻虚荣的母亲,并由厌恶母亲发展到厌恶所有人,他说:“我从懂事以来,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”他颇为自得的博士论文居然被身为小说家的母亲斥为“像药剂师开的一张药方”。母子俩自此

彻底决裂。

叔本华的课很少有学生问津,他最为得意的著作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只卖出去100本,其余都被出版商当做废纸处理掉,对此,叔本华不以为然,他说:“书本好比是一面镜子,一头驴子望进镜子,绝不可能看出一个天外来客。”

他将自己封闭在书本中,认为“生活在书中比生活在人当中更幸运”。他对人极不信任;从来不肯让拿着剃刀的发师为他修面;住房子永远挑一楼,为的是便于在火灾时逃跑;任何时候都决不肯用他人的杯子,怕被传染;只要一听说流行病,他立马疯狂逃窜;他处处心积虑地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记账;他到处藏不下的几个银币;把贵重衣服都标上假名企图鱼目混珠……

一次,这个“天才疯子”在植物园和橘子花说悄悄话,管理员看他神情诡异,便过来问他名字,他一脸迷惑地说:“如果你能告诉我我是谁,我会多么感激你啊!”

临终时,叔本华将自己著作的版权授予爱犬阿特曼的后继者。

摘自《格言》

西南联大的茅草屋

矮楼,矮楼变成了平房,砖墙变成了土墙。几乎每毁一稿,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。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,校委会告诉他们,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,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,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,土坯墙改为用黏土打垒,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,希望他们再作修改。

此时的梁思成不可忍,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:

“改!改!改!你还要我怎么改?”梅愣了半天,说不出话来。梁扭动着脸,自言自语似的说:“茅草房?这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的吗?要我干什么啊?”梅把梁扔在桌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说:“思成,困难当头呀!你想想,没有这些茅草房,学生就没有在露天上课,风吹,日晒,雨淋。以你的大度,请再谅解我们一次。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,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第一流的清华园,行吗?”梅的

声音不大,却有些颤,梁思成听着,心又一次软了。半年以后,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。人们无法相信这会是建筑大师亲手设计的。可几十年后,正是从这些茅草房里成长起来的那群穿草鞋的孩子,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,引爆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,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……

摘自《中国社会导刊》

指路

王安诺

们称我“大姐”或“阿姨”,用生硬的外乡口音说出上海的地名,令人感到他们身后艰辛的背井离乡之路而心酸。

一次下班走到延安西路镇宁路口时,一名外乡少年向我问路,他的身后停着一辆自行车,车架上载着一个大纸箱,用麻

绳捆着。他焦急地问:“阿姨,到程家桥还有几里地?程家桥靠近上海动物园,57路公交车过去足有八九站路。暮色苍茫,天空飘着霏霏小雨,行人匆匆低头赶路,而这孩子还有很远的路要赶。他最多十八九岁,满脸稚气,瘦瘦的,头发淋湿了,一绺绺贴在

脑门上。他特地下了车来问还有多少路,一定是累了,急了。我问他从哪里过来,他说志丹路甘泉新村那边,去程家桥送货。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说实话。他大概只走了一半路程。最后我说,大概还有五六里地的样子吧。我想这个距离不太远也不太近,我没有撒太大的谎,也能够安慰他焦急的心。

摘自《意味》

美国人恋爱特有趣

说:“我不能集中精力在一个女人身上。”有的女人也会说:“我不在乎,不过是为了好玩。”当然,有的女人会说:“我希望保持长期交往。”

他们即兴恋爱,如果有一方提出结束,另一方不会纠缠,这是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。中国人就不一样了,只要一方提出结婚恋爱关系,另一方会觉得受到伤害,甚至会报复。

美国女人恋爱,肯定有性生活,中国人恋爱不一定有性生活,尤其未婚青年恋爱期间,绝大多数中国女孩不会同意男友的性要求。还有贞节观念,未婚男青年知道女友有过性关系,会不开心的,甚至不再接受她。美国人完全不在乎。中国人在恋爱期间花钱,大多是男人付钱,不仅付两个人的娱乐费用,甚至包括买礼物。中国女人靠上一个有钱的男人,家里也会沾光。小时候,邻居有一个姑娘,对象是司机,

常常会无端地想念一些人。想起一些人时,总感觉自己的生命是切成一段段的,每一段都和一些人联系在一起。没有这些人,生命似乎也就苍白贫乏,没有着落。但也不单是朋友,一些不是朋友而不得不与他们发生联系的人,甚至一些憎恨的人,也常常要想起他们。所以,生命可以被分解成这样:一些被你所爱的人分去了;一些被你恨的人分

去了;一些被你无所谓爱或恨的人分去了。你的生命被这三种人分解去了。你在漫长的岁月里想念他们,因此你觉得自己生命实在而非虚。幽幽的想念不为人知,带着往昔的感情色彩,或爱或恨或浓或淡或长或短。当你想念一个人时,便觉得在极深极深的心

天天开车给她家送菜,那时,买菜要凭票,我们都很羡慕。

恋爱期间,美国男女出去,大多是各付各的账。遇到女方过生日,男人会说:“我请你吃饭。”还有情人节,男人也会请女人。在情人节和生日赠送的礼物,也是纪念品。在商店,我常看见男人女人搂着抱着进来,吃饭时,两个人仍拉着手,等菜单来了,一人一半付账。

美国女人对男人的要求很高,虽然在花钱上,自己付一半,但她们非常注重男人的看法。她每穿一件衣服,都非常在意男友是否喜欢,见面是不是热烈亲吻。在每个节日,如圣诞节、情人节、生日,是否给她们送礼物,她们并不看重价值,但非常看重你有没有这个心。自己生病时,或被老板解雇,她们很看重男友的态度。

美国男人非常希望女人对他们尊重,女人坐在他的怀里,说:“给我倒一

杯水,我很渴。”他很诧异:“为什么不请?”美国男人的钱包里大多装着女友的照片。

中国男人对痴情的女人,不太在意她对自己的态度。中国女人要在丈夫、男友,甚至别人面前诉苦,中国男人听之任之。中国男人爱女人,有的以怕女人不爱为标准。有的中国男人不爱老婆,也怕老婆。

有一位英语教授,很有才学,老婆不太注意打扮,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,貌合神离地厮守着。英语教授偶尔和女学生在校园里并肩走路,他老婆冲过来,英语教授扭头就和老婆回家。有时,男同学去他家,他老婆敲饭锅喊:“吃饭了,吃饭了。”这是下逐客令。英语教授面带尴尬,又无可奈何。中国男人不大看重老婆是否尊重自己,而美国男人不会允许女人这样对待他们。

摘自《感慨美国不一样》

想念

徐智慧

底,有一些莫名的颤动,若隐若现,欲升还沉,你想紧紧地抓住他们,但他们稍纵即逝。

当你想念滑过你生命的那些人时,所有的爱憎都蒙上一层淡淡的晕光。透过晕光,你再看着他们,爱和憎都化作一种体验生命的深广的欣慰了。

摘自《现代快报》

名流故事

我——全世界最悲伤的字

[美]希拉里·克林顿

2007年7月29日,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公开了20世纪60年代一位大学女生写给笔友的30封信件,信件的作者正是当今美国参议员、前第一夫人希拉里·克林顿。信中的大学女生希拉里,有时忧心忡忡,有时滔滔不绝,有时心事重重。有时热情洋溢,与她今日端庄矜持的政治人物形象实在有天壤之别。

亲爱的皮沃伊: 与你的通信是我通向一段时间、一个地方和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的窗口。所以,谢谢你抽空倾听这个自我而忧郁的我。讲述一个耶鲁大学生的心事。

我觉得自己得了“二月抑郁症”。我经常在床上度过一个漫长而又停滞不前的早上,时不时无聊地逃避,我真讨厌这样的自己。本周日,我和一帮平庸且让人厌烦的人一起狂欢后昏昏欲睡——我同情他们,但我更同情我自己。

前不久,我曾和达特茅斯学院一个男孩共度了一个周六的晚上,尽管如此,我仍然对身边的男大学生感到不屑,他们太关注“自己”,却对“男子汉”的含义一无所知。现在正给你写信的我坐在这里——一张偷来的桌前,身穿一条丁尼布喇叭裤,一件从未熨过的工作服,戴一顶漂亮的紫色绒帽子,一条和短上衣紧扣在一起的围巾垂下。看起来并不符合其他女学生眼中“时尚”的标准,对吧?因为我把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自我检讨和思考上。

还逃避学,我真讨厌这样的自己。本周日,我和一帮平庸且让人厌烦的人一起狂欢后昏昏欲睡——我同情他们,但我更同情我自己。

前不久,我曾和达特茅斯学院一个男孩共度了一个周六的晚上,尽管如此,我仍然对身边的男大学生感到不屑,他们太关注“自己”,却对“男子汉”的含义一无所知。现在正给你写信的我坐在这里——一张偷来的桌前,身穿一条丁尼布喇叭裤,一件从未熨过的工作服,戴一顶漂亮的紫色绒帽子,一条和短上衣紧扣在一起的围巾垂下。看起来并不符合其他女学生眼中“时尚”的标准,对吧?因为我把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自我检讨和思考上。

恩格斯说:“时间没起点。”庄子更早就说过类似的话。但他们指的是宇宙之时空。而人做什么却是

重拾画笔,便有起点。那是1983年的秋天,在北京东交民巷的15号宾馆。中国当时很多著名画家轮流在这里作画。我经常来,黄胄是这次创作活动的牵头者,他常住这里,我和他那时交往频繁,聚一聚,聊一聊,十分惬意,他约我常来。

一天晚上,我和黄胄一边喝茶一边闲聊,亚明进来了,见了我这样招呼:“哦,你好,电台的朋友。”也不落座,就跟黄胄说:“我有一个朋友想要你一幅画,给点面子画一张吧。”黄胄说:“你没看我正谈事

我多么希望在我看来太被动的你能够走出来,为自己的生命努力!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,我经历了三又二分之一次蜕变……我从疏离冷漠的大学生、事无关心的假嬉皮、教育和社会的改革者,变成了一个半吊子的孤芳自赏者。我对现在的时代变化、国家、社会文化、周遭的同学、自己的大学生活深感不满,充满倦怠。人们面对之善可陈、一成不变的生活,却只能用力摔门、口不择言表达不满,这令我非常厌倦。

几个星期之后,我就要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了,不知会结识什么样的人,经历什么样的事。我能找到自己的性格优势吗?我能重整旗鼓,给自己的大学画上圆满的句号吗?

我——全世界最悲伤的字。

摘自《中国校园》

重拾画笔

赵忠祥

愿,但来而不往非礼也,当此之时,他就是一百个不情愿也说不出口。我看那是草草一挥,一蹴而就。

当然,正如范曾说:“大家就是大家,大家的随意之作,也是大家风范。”亚明告辞,拿走了黄胄那张画,我想多看几眼已再无机会,不知花落谁家。话说当时黄胄伏案看了看亚明的画,大概觉得近景和远山相隔太宽,缺乏画面的呼应和连气。于是他提笔补了一群飞鸟,和一个古人,着墨不多,却使画面鲜活起来,且浑然一体。

他对朋友,真是没得说了。亚明把黄胄的四驴图

拿走了,我头一次看到黄胄那种作画姿态和构图方法,觉得心动不已。

话已出口边:“劳驾您给我也画一张那样的吧。”但终于没说。我从不为自己开口求画,朋友主动送我,我十分感谢,会永远珍藏,但我不会开口去要。我这辈子有个规矩,多么令我动心的节目,我也从未求过任何人给我参与的机会。你用我,我全力以赴;没想到用我,我何必开那个口?47年的工作过程中,我兢兢业业去干给我的活儿,但开口求人,我平生不屑。

从那一刻开始,我重拾画笔。

摘自《意汇》